

著 十 賁 吉

論 概 治 政 界 世

譯 閔 建 鍾

海 上

行 印 局 書 智 啓

1935

美國吉賓士著
鍾建閔譯

世界政治概論

上海啓智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再版

世界政治概論

每冊定價大洋三元

譯者 鍾建閔

發行者 啓智書局
上海法大馬路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

印刷者 啓智印務公司
上海法界西門路潤安里十九號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
所有

譯者附言

一、此書爲美國海伯亞丹斯吉費士 Herbert Adams Gibbons (哲學博士文學博士皇家歷史學會會員 Ph. D., Litt. D., R. Hist. S.) 著刊於一九二二年。此外氏所著書，尙有下列十四種，特錄之以便參閱。

1. The Founda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
2. The New Map of Europe
3. The New Map of Africa
4. The New Map of Asia
5. Paris Reborn
6. The Little Children of the Luxembourg
7. The Blackest Page in Modern History
8. The Reconstruction of Poland and the Near East
9. Songs from the Trenches

10. Rivera Towns

11. France and Ourselves

12. Venizelos (in the Modern Statesmen Series)

13. A Selective Biography of the World War

14. Ports of France

一、此書敘述明晰，議論公平，誠不愧『秉筆直書，無偏無黨』。在國人讀之，不獨可相知世界大勢，相形之餘，且必有極深刻之印象。故特爲選譯，以餉士林。語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此類書籍，尤爲謀國者所當博覽也。（平常報紙雜誌所紀，零碎不成片段，故欲洞見本原，得一統系，自非此類著作不可。若歷史傳記等，則又偏於記事也。）談政治本易難，以偏見，何況國際。此作獨能以鑄鼎燃犀之筆，寫激昂慷慨之情，殊爲難能可貴。吾國學校，若採爲課本，以之提撕學生，當無流弊，特贅數語，藉述所懷。

一、此書以篇幅過鉅，故譯時略有刪節，惟自信尙不致毀損原著之價值。如論中華民國一章，其中多爲吾人所經習聞，或所應熟悉之事，故儘可不必照句對譯；又如最後一章，則往復申辯，正反鉤連，一字不移，將苦晦澀，故祇撮舉大意，以明作者之本懷。此外各章中有所量移，悉本此意。其敘述戰役

或事蹟，無關宏旨，又略嫌冗長者，亦酌爲刪改。

一、人名地名之譯音，今日凌亂已極。清末，巴黎刊行之世界六十名人，力主雅潔，期與中國之專名酷肖；其長在便於記憶。近有注重美感者，譯成西名，韶秀可愛。然發音常相距太遠，而字面之聯想，有時又易滋誤會。（如 Chinabo 譯爲詩家谷是）江蘇省教育會有人地名詞譯音表，商務書館有標準漢譯人名地名表，均欲以私人團體之力，求譯音之統一，用心良苦。然官家文書，則又別有規定。（如前北京外交部所頒行之中英法外交辭典是。書作於民國十四年），是知欲求一律，宜由中央學術機關，或主持教育之行政機關定之，乃能通行。至於如何譯法，又當別論也。此書譯時，原擬祇錄原名，不加譯音。（近來之教科書雜誌等，多有用此辦法者。）繼恐閱者中有人以拼音爲苦，乃勉強予以中文之符號。信手拈來，都無倫脊，頗以凌亂爲歉。惟雅不欲故爲立異，故多以沿用比較通行者爲主。（間有採自中英法外交辭典者）文中新見一名，即附以原文，若相隔略遠，再提該名時，亦隨附原文，以便對照。其有不甚重要之人名地名，則往往略去不譯。若讀者能祇記原名，不顧譯音，則固譯者所最冀盼者已。（惟中文地名，往往西文中別有稱謂。遇此等處，若稍疏忽，輒易引起重大之錯誤。故特加以註釋，以便參照。）

一、此譯倉卒成書，恐不免有謬誤之處。倘荷閱者指正，無任榮幸。

著者原序（節譯大意）

著者以爲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之世界大戰，非德奧二國之意志所獨能構成，而締和以來，危機未泯，歐洲各強，猶日相戒備，凱旋者對於近東遠東之事，則互相猜忌，未能忘懷。故世界政治，乃人類現象，其應注意，無殊戰前。且世界政治之研究，應視爲政治學之獨立一種，不應視同他種之附庸。自民族主義產生，蒸汽用於生產及運輸，以及世界強國興起以來，國際關係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之研究，乃自有其封域；若於此未諗，則於他學縱有專長，亦未易論天下事也。著者此作，闡述各國之關係，除爲清晰外，不多作歷史之紀述。自問深表同情於弱小民族之爭求獨立，且信國際關係中，可用一權衡 *One weight and one measure* 之法。惟凡所徵論，均以事實證明，不事凌虛駕空之談。至於對於英國之事，批評者多者，以海外之事，英最多牽涉。著者純爲不列顛種，且於英之文化文明，極爲愛慕；淺見所及，並非反英，且實爲盎格魯撒克遜人所獨具之見解。蓋吾人之祖先所貽諸後世者，即在秉筆直書，無偏無黨也。

此書可供尋常瀏覽，並可用爲學校課本。

吉賁士序

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普靈斯頓 (Princeton)

世界政治概論目錄

第一章 世界政治之開始

第二章 民族主義與蒸汽方（一七八九——一八四八）

第三章 世界列強之崛起（一八四八——一八七八）

第四章 法國殖民之擴張（一八三〇——一九〇〇）

第五章 英國殖民之擴張（一八一五——一八七八）

第六章 英國在近東勢力之固結（一八七八——一八八五）

第七章 近東問題（一八七九——一九〇八）

第八章 俄國之殖民擴張（一八二九——一八七八）

第九章 俄國在遠東勢力之固結（一八七九——一九〇三）

第十章 日本之第一次與歐洲挑戰……中日戰爭（一八九四——一八九五）

第十一章 瓜分中國之企圖（一八九五——一九〇二）

第十二章 日本之第二次與歐洲挑戰……日俄戰爭（一九〇四——一八九五）

第十三章 英國帝國主義之復興（一八九五——一九〇二）

第十四章 波斯與一九〇七年之英俄協約

第十五章 埃及摩洛哥與一九〇四年之英法協約

第十六章 德國世界政策之發展（一八八三——一九〇五）

第十七章 法德兩國關於摩洛哥之爭執（一九〇五——一九一二）

第十八章 青年土耳其革命及其反應（一九〇八——一九一二）

第十九章 意大利在非洲之擴張（一八八二——一九一二）

第二十章 意大利之重開近東問題（一九一一——一九一二）

第二十一章 列強於巴爾幹之陰謀（一九〇三——一九一二）

第二十二章 反抗土耳其之巴爾幹戰爭（一九一二——一九一三）

第二十三章 巴爾幹之糾紛（一九一三——一九一四）

第二十四章 三協約之對抗中歐兩帝國（一九一四）

第二十五章 意大利之加入三協約（一九一五）

第二十六章 巴爾幹各邦之參與歐戰（一九一四——一九一七）

第廿七章 中華民國（一九〇六——一九一七）

第廿八章 日本之第三次與歐洲挑戰：對德宣戰及對中國之二十一條（一九一四——

九一六）

第廿九章 世界政治中之美國（一八九三——一九一七）

第三十章 美國與拉丁美洲之諸共和國（一八九三——一九一七）

第卅一章 美國之加入歐戰（一九一七——一九一八）

第卅二章 羅曼諾夫哈斯堡及鄂圖曼諸帝國之因自決宣傳而分裂（一九一七——一九一

八）

第卅三章 創立萬國聯盟之企圖（一九一九）

第卅四章 美國之拒絕批准條約及參與聯盟（一九一九——一九二二）

第卅五章 世界政治與凡爾賽條約（一九一九——一九二二）

第卅六章 世界政治與聖日梅恩條約（一九一九——一九二二）

第卅七章 世界政治與脫里亞龍條約（一九一九——一九二二）

第卅八章 世界政治與內葉條約（一九一九——一九二二）

- 第卅九章 世界政治與色烏爾條約(一九二〇——一九二二)
第四十章 戰勝國之阻止和平(一九一八——一九二二)
第四十一章 俄國革命及其後事(一九一七——一九二二)
第四十二章 二等國之海外屬地(一八一五——一九二二)
第四十三章 法國之殖民問題(一九〇一——一九二二)
第四十四章 英國之帝國問題(一九〇三——一九二二)
第四十五章 大戰後日本之對外政策(一九一九——一九二二)
第四十六章 美國在世界中之位置(一九二〇——一九二二)
第四十七章 英語民族中利害共同之基礎(一九二二)
第四十八章 連綿會議：由倫敦至琴諾亞(一九一九——一九二二)
第四十九章 華盛頓會議與軍備限制(一九二一——一九二二)

世界政治概論

美國 吉賈士著
蕉嶺 鍾建閔譯



第一章 世界政治之開始

當政治之機體 *Political organisms* 尙小，而社會人羣，自給自持，無假他求時，政治之問題，不涉及對外政策之考量，故並不複雜。最初，旅行遠征之人，若力不足以禦強暴，則身被殺戮，而所有悉爲掠取。其海行者，常遇海盜，無殊常遇暴風。非有運輸之方，保衛之策，往來內地者蓋寡。出游尋樂，實無其人。若求智識，覓黃金，亦常有巨險隨之。稍後，運輸之方漸增，正式之道路，業經設置，行客乃納幣獻款，以求強者之保護，而力量大小，又多視地理上之位置如何，不盡關人數之多與戰鬥之能。是故血統，言語，風俗，宗教不同之民族間，蓋幾無社會交通，或商業交通之可言也。

在耶穌紀元以前，就吾人所知，於「文明」*Civilization* 一詞之意義者言，則文明歷史，蓋展進於地中海附近 *Mediterranean Lands* 三種大——神教 *Monothestic religions* 淵源於是，展布於是；即現代歐洲之文化，文字，社會背景，政治背景，亦創造於是也。埃及人 *Egyptians*，迦力底人 *Chaldeans*，亞敘利人 *Assyrians* 等，雖相搏擊，所及不廣。波斯人 *Persians*，希臘人 *Greeks* 互有侵伐，乃無殊冒險之探討。至腓尼基人 *Phoeni-*

cians與希臘人，則互通貿易於地中海間，其建立殖民地，亦非因其後面有聯合之種族衝動促成其間。羅馬未嘗許嘉德齊Carthage，成爲帝國，而希臘人則有同中古時代之意大利人，不和衷共濟以圖開拓，乃疲其精力，以互相爭奪焉。羅馬人雖勤遠畧，然迹其所爲，乃收容外人，視同伴侶，而部勒之以政治，並非欲使其族之凌駕一切，惟我獨尊也。是故羅馬帝國Roman Empire之立，不應視其爲意大利半島Italian Peninsula之利益故，而統馭世界。羅馬人已克服希臘人後，乃承襲希臘人之文化。及帝國長大，羅馬之本身，不復爲政治之中樞，若云經濟，更無論矣。然則謂昔之有羅馬種族Roman race正無殊謂昔之有希臘種族Greek race，及亞拉伯種族Arab race也。

羅馬者，非種族所由來之地，爲其民族Nation之中心者也。既無公共之經濟利益，又乏血統一脈相承之意識。故羅馬帝國之人民，極易爲歐亞兩洲之移民，使之孱弱，而馴至爲所吞噬。條頓人Teutonic之祖先，之於歐洲拓殖也，屈服本地之人民，而與之同化，及新政治機體，取無能之東西兩帝國Eastern and Western empires而代之之時，移民一事，亦停止矣。在歐洲歷史之中古一期中，遷徙之征克告終之時，即集權之政府發現之際。蒙古人Mongolians及生米特人Semitic，擬作新遷之舉者，乃適於此時受此遏抑。惟巴爾幹Balkans、俄羅斯Russia之各部，及北非洲，乃經過亞洲人之宰制耳。

然吾人之祖先，雖營新居，亦非遂無詞啓覺。其在表面者，則有采地Zenda之戰，宗教之戰，朝代之戰；其

在下層者，則大民族團間，於成立之歷程中，互有衝突。領袖及民族爲工具，而潮流所趨，無法抗禦者，則領袖與人民，均惘然罔覺。因爲地域所限，又以公共經濟利益之發展，各成團體，於是歐洲人，乃逐漸演化 Evolution，而有各種不同之語言及特徵。由是乃成各別之民族。除少數特種之邊境外，民族演化 National evolution，在西歐者，蓋較在中歐東歐者，爲迅速，爲澈底也。

在中歐東歐之邊境人民，悉聽互相仇視之民族團 National Groups 所操縱，且爲其臣民。東歐戰勝攻克之人，爲數少，而成爲治人之階級；故鮮由教育，或創立公共之經濟利益，以事同化。西歐之人民，乃至中歐之人民，久經不受移民侵略之恫嚇，而自行發展其文明後，東歐之人民，則仍受回教徒 Mohammedans 之統治，或則仍受韃靼 Tartars 之侵凌。此外尚有一種影響：數百年以來，由巴爾幹至亞德黎海 Adriatic 間，成一阻礙，使血統語言相同之人民，乃不能共同展進，成一公有之民族性者，則爲羅馬教與正教 Roman and Orthodox Churches，宗向所在，各相分馳也。如斯拉夫 Slavs 族之兩大支派中，波蘭人 Polish 崇奉羅馬，而俄羅斯人，則瞻禮君士但丁 Constantinople，是以烏克蘭人 Ukrainians 中，有分別，而塞維亞人，Serbian 則又與克羅特人 Croats 及斯羅文人 Slovenes 獨樹一幟也。

在現代歐洲之早期中，國際關係，由政治及經濟之見地，均變爲重要。以有商業，於是各民族間之往來晉接，乃有傳授，有習慣，商業條約，及友誼條約，則視爲互相保障利益之物。遷徙之征克已停，宗教及朝代

之戰爭已止，民族運動 Nationalist movements 已至地理上及經濟上之界限，則大政治機體中所得來之和平狀態，乃可冀其推至歐洲全部矣。

然歐洲人方始從事於海外之貿易，而建立殖民地及大公司，以開發世界新闢之土時，因有競爭，而又互相陵轢。故如西班牙、葡萄牙、荷蘭、不列顛、法蘭西間之戰爭，推溯其原始，未始非由歐洲之宗教及朝代問題；而所以益為複雜，益為擴大，益為延長者，乃因此各國之政府及私人公司，於亞美兩洲中，有其利益，有其野心焉。勝者得，敗者失，其事既成永久，而歐洲本部外，土地及利益之轉移，所以左右歷史之途轍者，乃視歐洲中邊境之變遷為大矣。所以然者，蓋大都出自十九世紀發展之結果也。

歐洲之人口既增加甚速，而相沿而來之事，則為製造品、生產過多、原料品、消費過大。國際關係根本上乃大有變化。此其事，蓋始見於拿破崙之時期 Napoleonic era。凡諸國家皆欲於歐洲疆域外，新拓市場，建立殖民地。故其對外政策，即視此種機緣及所需而定。此種局勢，求諸歷史中，並無等倫；而政治學中之一新支，所謂世界政治 World Politics 者，蓋即由此而起也。

世界政治者，乃國際關係 inter national relations 中所實行之政治學，所以左右之者，或為實在之利益，或為幻想之利益，要皆不在隣邦之中，亦不在國家互利之關係，本屬自當維持者之中也。凡諸國家欲求物質幸福及精神幸福之穩固，必不能使其對內政策與對外政策脫離。然若於一地域之所求為獨享經濟

帝國主義 *Economic imperialism* 之結果，而政治勢力與經濟利益之馳逐，因而爲敵爲友，由此而判者，則敵友之成，不成於自然之愛力 *Natural affinities*，或彼此相待之善惡，乃成於世界政治之考慮矣。

在十九世紀以前，世界政治，於國際關係之影響，比較爲小。因蒸汽力用之於工業中，海外貿易，乃成爲牟利之舉，而於歐洲各國，爲必不可缺之物。蓋以蒸汽爲運輸，乃能將製造品輸之國外，而吸取他國之原料及食物。在歐洲各國觀之，則一國之榮瘁枯榮，乃視此新生之世界分工如何爲定；若商人，若製造家，若銀行家，若運輸家，凡所爲之事，歐洲人民莫不爲之也。

國際關係雖因向外之利益及野心而受其影響，然惟至十九世紀時，歐洲人民始從事於世界他處之利用。此爲人口與資本過剩之原因及結果。工業國家尋求維持，及發展新市場，而同時因此得來之人口及資本，又從而輸出之。殖民之地所在，爲白人所能託足者，咸欲獨享政治上宰制之權。於是歐洲國家，乃各相競敵。而欲求殖民地掌握之安全，則不能不有需於防衛之停船海口。故又圖海島及內地之增加，以使他人不得染指焉。此外若殖民地，若保護國 *Protectorate*，均有所求於貨物，而成爲投資有利之場。富源所在，既應視爲禁樹，而應斷獨享，又不容他人之平分。於是對於積集此財富之人，乃不能不課之以重稅矣。

吾人若不記取一八一五年之殖民局勢，則於自蒸汽力及民族主義 *Nationalism* 興起以來，美、日本之對外政策，必不能有正當之估計。其在以前，歐洲各國於海外領土，如何得之，如何失之，亦爲吾儕所不

可不知者也。

在現代之初，意大利人 Italians 者，乃最爲前進之國際銀行家，貿易家，探討家，旅行家，及地理學家也。意大利之小 王 Princelings，統治希臘半島之各邦，而意大利之市邦 City-states，則控御亞德黎海 Adriatic，伊琴海 Aegean 及東地中海 Mediterranean 各處之貿易。然此時之意大利人，則尚未達到政治統一之境地，反互相爭奪，以自表其洋海勢力。即在鄂圖曼土耳其 Ottoman Turks 與基督endom 啓發以後，意大利人，亦尙暗中互鬥。土耳其人則征服巴爾幹，伊琴羣島 Aegean is lands，小亞細亞 Asia Minor，敘利亞 Syria，埃及各地，並逐漸擴張其權力，以環繞黑海 the Black Sea 及貫穿非洲北部，地中海之非歐人樂土，蓋數百年矣。然君士但丁之陷落五十年後，世界發見，與海外殖民，乃於此時開始焉。產生哥倫布 Cristopher Columbus 之民族，除私人之成就外，於歐洲海外之擴張，反無所得，而其最後之市邦威尼思 Venice，且於一七九七年，以坎蒲霍米阿 Campo-Fornio 條約，而喪失焉。

斯坎蒂那維亞人 Scandinavians（即瑞典，挪威，丹麥人）亦爲前驅之探討家。然其政治上之統一，在哥倫布發見美洲四年以前，已經破裂。丹麥人 Danes 與瑞典人 Swedes 之互相鬥爭，時作時輟者，蓋二百年。瑞典 Sweden 以得勝故，欲掌握大權，然不能樹立其帝國於歐洲之外，惟是糜其精力以抗拒霍亨索倫，及羅曼諾夫兩系 Hohenzollerns and Romanoffs。那威人 Norwegians 則以平等爲基礎，與丹麥人聯合爲一，